



晚晴

陪阿姨“秋游”

◎思蜀

走进阿姨房间，看到她穿了一件比较新的衣服，坐在靠门边的椅子上，显然已经在等我们了。

正值仲秋，这一天，我和妹妹准备带阿姨、姨夫去外面走走。天气非常配合，前几天还偶有小阵雨，今天竟是蓝天白云、秋高气爽。两位老人坐上车，我们直向九峰山驰去。

这已经是老规矩了——每年的春天和秋日，我们兄妹俩会带两位老人到外面走走。我们曾多次去过区行政中心前的花园广场，去过凤凰山乐园前面的广场，去过太河路东、北仑中学以西的河边公园，去过嘉溪那边的古育王寺，这九峰山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姨夫今年90岁，阿姨也已经86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位老人心中一直有一个无法消除的极大隐痛：63年前，阿姨难产，接生的医生告诉她，这次手术后，你不可能再怀孩子了。可是，就这样一个宝贵的婴儿，却被带孩子的农妇不小心捂在棉被里夭折了！就这样，两位老人相守着走过了数十个春秋。前几年，阿姨因患脑梗半身不遂，一年后，姨夫也得了轻度脑梗，两位老人住进了大碇的幸福托老院。经过托老院里护工的悉心照料，阿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一年多后，便恢复了说话能力、会自己吃饭，也可以扶着床行走了。我和妹妹每周去看望一次，知道阿姨特别喜欢大自然，所以见她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了，就挑春天秋天的好天气带她出去走走。

这次我们出来，又有特别的原因。今年春时，爱外出的阿姨却摇摇手表示不想出去了。看她那病怏怏的样子，我心里很沉重。后来的几个月，由于旧病的影响，她的吞咽功能渐渐退化，慢慢地对吃东西不感兴趣了，因而身体也越来越不好，甚至连话都懒得说了，心里有想法时也只在纸上写几个字来表达意思。眼看着她从一个胖子瘦成了皮包骨，妹妹和我急在心里却束手无策，只能尽量送一些她容易咽下的食物来喂她。想不到上礼拜去托老院看她，阿姨在纸上写下“要到楼下去，但怕跌倒”几个字。我们连忙推着轮椅一起乘电梯下楼。

到了楼下后，她说“这样接地气”，妹妹高兴地说，您也知道“接地气”这个词啊。后来，阿姨居然说要我坐在轮椅上，由她来推。我从她的话里听出活力来了，立刻扶她站起身来，我自己坐上轮椅，让她推。轮椅上坐的是60多岁健康的外甥，在后面推的是80多岁患病的阿姨，妹妹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个十分滑稽的画面。为了让她省力，开始时我偷偷用脚点着地帮她，她发现了就命令说，把脚搁上去。我乖乖地把脚搁到轮椅踏板上。妹妹有时会提醒她该转弯了，让她单侧多用点力，她却不爱听别人指挥。来到栅栏前，她说，这里曾种过“延豆豉”（扁豆），我说是的，去年前年都种了，她说，不，三年了。我说今年没种，她说，可惜。我奇怪，她怎么爱说话了？忽然她拉拉我的衣服，指着那边说，一只鸟；看到一个老太太过来，又说，现在记性更差了，这几个人都不认识了；又说，你小时坐在“坐车”（婴儿车）里，我就是这样推你的……阿姨啊阿姨啊，你比前段时间好多了！于是我们和两位老人约好，一周后，中秋节，外出！

九峰山前的广场确实是个好地方，四面环山，绿树成荫，石板铺就的地面又十分平坦，旁边还有清澈的小溪。我们仍是这一套程序——先让阿姨坐在轮椅里，推着她吸氧观景；再由她来推车，这次是姨夫坐在轮椅里，她照旧不许人帮忙；再是有点累了，坐在石凳上休息……她对我说，我常看你写的文章，看到你回忆过去的事，我会要哭。我说，不要哭，要多笑。

这里种着很多桂花树，前几年来游玩的时候，地上被落英染得一片金黄，空气中馨香弥漫。今天却很遗憾，桂花已经全凋谢了。阿姨略有失望。我对阿姨说，还有明年呢，我们和桂花约定吧，明年，不见不散！

年轮里的花草

静夜思

◎陈庆杰

横竖睡不着，还不如去阳台散心。不期然地，悠悠花香随风轻送，沁人心脾又深入骨髓，让人精神一振并为之深深陶醉。哪来的馥郁甜香？哦，是那一枝苍翠的茉莉花！微风中摇曳的它轮廓有些模糊，不见重瓣，花骨朵拳拳，在浓重的深灰调的夜色下有一种清幽的神韵。四年来，它被随意地扔在阳台的角落：春到了，几根枯枝萌出新芽；夏来了，洁白的花朵在干涸中盛开得无声无息；秋走了，只剩一片墨绿；冬去了，城市里的灰尘撒遍每一个角落，直立的枯枝似在无声地诉说。尽管现在人和花近在咫尺，却又莫名地有些遥远。“天赋仙姿，玉骨冰肌；向炎威，独逞芳菲”，也许借用宋人姚述尧的话来形容它，是最熨帖了。这真是“丁香空结雨中愁”一般缀满故事的茉莉花。

可是，它又能吸收多少养分呢？花瓶狭小，连泥土都经年不换，花枝就更见纤弱。闲暇时，它最多只在南来北往的风中袅袅婷婷地摇摆嬉戏。它的确只是一棵寻常的草本花而已。不过，《本草纲目》有过这样的记载：“花气味辛热，无毒，蒸油取液，作面脂，光泽长发，润燥香肌。”如此看来，茉莉花或许真有些奇特也未可知呢。忍不住摘一片叶子，居然清香扑鼻，意味隽永。

记得刚住进新房子时，养过几株草也种过几朵花，但一向不会莳弄，所以前后阳台上的花草多半有始无终。只有一棵仙人球仍不知疲倦地活着，还把那脆弱的塑料花盆撑得四分五裂。

然而，许多花草在故乡的庭院里却是年复一年，生活得热闹非凡。庭院的西侧，有株桂花树大约已经活了20年。原先种在东边的角落，却被高墙遮住了，

爱上刺绣

暖聚焦

◎陈春霞

爱上刺绣，就得经常理线，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序。

亏得办公室有个小女孩，这些日子以来，她一下课就围在我的座位边上，磨磨蹭蹭不肯走，也想玩一玩针线，扑闪着大眼睛，怯生生地说：“嬷嬷，我也想学这个。”

便想起，小时候，妈妈做针线时，我也似她这般好奇与执拗。于是，我从抽屉里拿出几缕有些打结的线给她：“喏，先把这些理顺了，再教你。”

小女孩像得了令箭似的，坐在小凳上，埋头理线。我一边绣着薰衣草，一边转头看看她，活脱脱就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我嘛。

昏暗的煤油灯下，吃过晚饭，收拾完后，妈妈就开始坐在床头柜边打毛衣了。记得印象最深的要数那件花纹叫“凤凰翅膀”的毛线背心，一条条色彩各异的条纹相间着，如绚丽的彩虹。一开始我人小，毛线背心穿在白色衬衫外面，如蔚蓝的天空，飘来一朵白云，然后升起一道彩虹，心里别提多美了。人大了些后，就穿在了秋衣外面，在秋风吹皱那一汪秋水的季节里，特别暖心。等我再长大一些后，妈妈便打几段彩虹，续接在背心的底部与肩头，我又可以从外穿到里了。实在旧得不能穿了，就拆掉重新打一件。

打毛衣初期与拆毛衣时，我们小孩就派上用场了。母亲会拿来一些毛线，手把手地教我，两手平放，

许多年过去了也不见长大。母亲说它喝不到风，还是挪动挪动。没料想它从此便长得高大魁梧。在这株桂花树的北面，有一片狭长的菜地，母亲在不同的时令播下不同的种子。日复一日，一茬又一茬，这里终年青葱碧绿。母亲还用篱笆把菜地围起来，因为院子里还时常会养些鸡鸭。菜地的两端各植一棵橘树，不到三年树已高出一米开外。秋天来临的时候，树上挂满了金黄灿烂的累累硕果。庭院的南边有一架紫葡萄，每到春天发枝，夏天撒下一片凉爽。当你好奇地仰头看时，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躲在繁茂的绿叶丛中，像群顽皮的孩子在跟你捉迷藏。光阴荏苒，它们也由小变大，由青转紫。孩子们看见了，会在围墙外弄堂里无缘无故地走上几个来回，让人忍俊不禁。

最难忘的要数那一株月季花，这是邻居离开老宅时送的，说这么大的月季花树，城里不易种活。起初并没觉得它有什么稀奇，它就种在母亲长年累月地为一家人浆洗衣裤的那张宽大狭长得十分骇人的水泥台板附近，花树脚下除了一堆黑色的泥土外，更多的是瓦砾碎片。也许是因为经常站在洗衣台板前默默背诵子曰诗云历史地理；也许是因为年岁渐增，目光变得明亮敏锐，有一天突然就发现了身边还有这丛月季花的存在，便觉格外新奇，因为这棵月季的长势极茂盛：叶子就有孩子们摊开的手掌那么大，而且花树极高，脑袋高高地伸出围墙，飘飘然一副高出风尘的模样，好像不久就要羽化登仙而去。尤其在它盛开大如碗口似的粉红色花朵的日子里，常引来路人驻足观赏。就这样，每当四面来风，风里传来乡人俚语；每当暮色低垂，巷弄里走过劳累了一天的乡人，它仿佛能全部听入耳内，看在眼里，然后沉淀进生命的年轮里。

手指撑开，掌心对掌心，把毛线撑直了。我坐在这头，母亲坐在那头，两把竹椅一大一小相对着。母亲一边绕着线团儿，一边盯着我，生怕我手臂上的线滑落下来，然后起身把线从我手臂往上拉一拉，又继续绕着线团儿。

也有被我不小心弄乱的一堆杂线头，母亲就会在我写完作业之后，吩咐我坐在墙角，理直那一堆打结的线头。我一般会坐上十几分钟，然后就心烦意乱，那线头捉弄得我头疼，绕过这头，那头又打上了；绕过那头，这头又缠住了。趁母亲稍不注意，索性一扔，找小伙伴玩去了。身后留下一串母亲急切的喊声：“回来，你给我回来……”

拆毛衣时我一般不会跑，因为那拆起来的感觉比较爽快。把毛衣坐在屁股下面压住，双手不停地拉扯着毛衣的线头，呼啦呼啦几下，没几分钟的时间，花了母亲无数个晚上的心血织成的毛衣就变成了一堆线。

然后，母亲又得熬上无数个黑夜，熬白了满头青丝，熬花了眼，这些线儿变成了一件件背心、外套、线裤，穿在了我们的身上。

那些毛线线裤见证着缝缝补补的艰苦岁月。正因为有了“凤凰翅膀”这样的毛衣背心，我素色的童年里，添上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现在，我又玩起针线线的活儿，想起那件记忆中的毛衣背心，心中有了明艳艳的感觉，顿觉日子也升腾起明艳艳的色彩了。